DS
735
A2K86
v.12

[redacted]

#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一

長洲過元畋輯

## 處衆門

### 疾病

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 後漢書郭玉傳

郭翻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晉書郭翻傳

崔彧善醫術位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 魏書崔彧傳

孫謙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瘞南史孫謙傳

嚴植之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遣以貲糧遣之南史嚴植之傳

李元忠專心醫藥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北史李靈傳

李亮少好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

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北史李脩傳〕

杜紘知應天府卒紘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宋史杜紘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煑藥〔宋史趙汝愚傳〕

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宋史崔與之傳〕

侯可隨計入京比還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宋史侯可傳〕

李寧精於藥術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宋史柴通元傳〕

龐安時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宋史龐安時傳

王克明紹興乾道閒名醫也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從呂正巳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卻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

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辟之宋史王克明傳

李慶嗣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金史李慶嗣傳

死喪

王忳嘗詣京師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卽鬻金一斤營其殯瘞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

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後漢書王忳傳

劉翊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 後漢書劉翊傳

陸瑁少好學篤義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吳志陸瑁傳）

鄒湛爲少府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塟塟畢遂夢此人來謝（晉書鄒湛傳）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沖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値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晉書劉驎之傳）

郭震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新唐書郭震傳

李勉爲太子太師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新唐書李勉傳

楊虞卿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 新唐書楊虞卿傳

張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

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新唐書張道源傳

柳開大名人擢知滄州開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宋史柳開傳

王去非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金史王去非傳

王薦好義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歛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元史王薦傳

賈進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塟之 元史孫秀實傳

李子敬塟不能塟者五十餘喪 元史孫秀實傳

患難

焉魴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後漢書銚

魴傳

邴原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旣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　魏志邴原傳

楊俊避地并州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

與別俊爲南陽太守征南軍師遷中尉左遷平原太守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魏志楊俊傳

全琮父柔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吳志全琮傳

甄琛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琛盡私財以贖之良旣歸傾資報琛琛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魏書甄琛傳

吳明徹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餧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南史吳明徹傳

庾詵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南史庾詵傳

胡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撚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餘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

惡少叩頭請去詎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新唐書胡証傳）

羅道琮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新唐書羅道琮傳）

李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彷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

遺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歸晉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五代史李周傳

陳規除知廬州兼淮西安撫規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宋史陳規傳

歐陽守道吉州人調贛州司戶爲嶽麓書院副山長還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

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必濵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亦不自辨宋史歐陽守道傳

胡礪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久之爲刑部尚書金史胡礪傳

尉遲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元史尉遲德誠傳

遠利

王吉爲博士諫大夫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漢書王吉傳

太原閔仲叔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

檀敷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後漢書檀敷傳

向長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漢書向長傳

任嘏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

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魏志王昶傳注）

孫登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晉書孫登傳）

郭文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有猛獸殺大麈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晉書郭文傳）

郭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晉書郭翻傳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梁書阮孝緒傳

劉歊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南史劉懷珍傳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

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南史甄法崇傳

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南史郭世通傳

郭原平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南史郭世通傳

寇儁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北史寇讚傳

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北史李義深傳

趙琰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

不受玹命委之而去 北史趙逸傳

趙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 北史趙柔傳

鹿悆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北史鹿悆傳

趙軌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北史趙軌傳

傳
張元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 北史張元傳
王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 新唐書王義方傳
李穆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 宋史李穆傳
彭思永爲戶部侍郎思永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 宋史彭思永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

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宋史王昭素傳

侯可隨計入京里中醵金賻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宋史侯可傳

宗翼市物不許價市人知而不欺宋史戚同文傳

賈少冲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金史賈少冲傳

張潛娶孫氏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金史張潛傳

朱存器歷官至修內司使嘗夜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元史朱國寶傳

張養浩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 元史張養浩傳

遠勢

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杜根傳

馭奴僕

劉寬爲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裴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後漢書劉寬傳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後漢書宋宏傳

熊甝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 晉書熊遠傳

幸靈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 晉書幸靈傳

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南史張裕傳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史陶潛傳

房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北史房法壽傳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謙之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

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北史高道穆傳

唐臨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竟不揚其過舊唐書唐臨傳

李元道為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嘗遺元道婢乃良家子為所掠遣去不納新唐書褚亮傳

柳公權進太子太保公權博貫經術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宣宗賜以器幣時外夷公卿賕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

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鑰秘之新唐書柳公綽傳

歸登進工部尚書登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踶答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新唐書歸崇敬傳

高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黃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媼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固憲宗時爲右羽林統軍新唐書高固傳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

餧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梧乃受新唐書陽城傳

羅讓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新唐書羅珦傳

皇甫遇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攻破欒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出帝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

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五代史皇甫遇傳）

魏咸熙嘗會賓客家童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止令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宋史魏仁浦傳）

高頔拜左補闕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宋史高頔傳）

陳烈御童僕如對賓客（宋史陳烈傳）

移剌福僧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與中治中莫州刺史改沃州同知與中府事改廣寧福僧被牒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倘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金史移剌福僧傳）

韓昉拜開府儀同三司昉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貲送叛人出境

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金史韓昉傳

廉希憲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元史廉希憲傳

察罕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縱奴爲民者甚衆元史察罕傳

董文直爲藁城長官文直僮病必手亍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元史董俊傳

王玉加定遠將軍權眞定五路萬戶假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出家奴二百餘口爲良民（元史王玉傳）

王善授知中山府事善放家僮五百人爲民（元史王善傳）

奴僕

李善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

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後漢書李善傳

李守德臨淄王出潞州守德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侍左右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

其志擢爲郎將新唐書王毛仲傳

蕭穎士視書一覽卽誦名播天下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新唐書蕭穎士傳

唐景思漢高祖時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寃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

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 五代史唐景思傳

楊信授義成軍節度改鎭寧軍領殿前都指揮使信瘖疾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廻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 宋史楊信傳

蕭拔剌三歲居父母喪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興宗獵奚山過拔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剌得見上帝悅之錫賚甚厚 遼史蕭樂音奴傳

處盜賊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後漢書淳于恭傳

陳寔在鄉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後漢書陳寔傳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

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漢書戴封傳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後漢書王烈傳

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晉書周訪傳

王獻之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晉書王獻之傳

孫晷躬親壟畝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晉書孫晷傳

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菓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晉書桑虞傳

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

物善導皆此類也晉書范粲傳

宇文測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從魏孝武西遷拜太子少保測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為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周書宇文測傳

何點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南史何尚之傳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南史郭世道傳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南史范叔孫傳

沈道虔居石山精廬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南史沈道虔傳

范元琰以園蔬爲業甞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

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南史范元琰傳

李元忠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北史李靈傳

李士謙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北史李孝伯傳

張文詡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北史張文詡傳

楊再思授元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迹

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支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
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舊唐書楊再思傳
宗室宗達封蔡國公鄰家失火盜因爲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
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宋史楚王元偁傳
劉直以純厚聞于鄉黨里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
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卽召詰前盜衣者俾還之直給云衣乃
自以遺少年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而去宋史劉謙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
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
去由是里中無盜宋史王昭素傳

孔旼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宋史孔旼傳

吳瑛任虞部員外郎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宋史吳瑛傳

第五居仁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元史同恕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一終